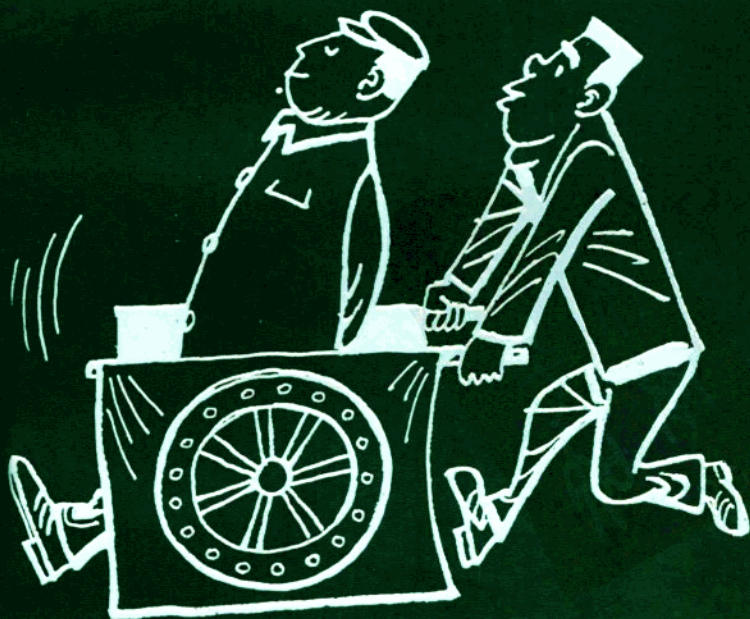


●“求实篇”杂文三集

豪华梦



华艺出版社

目

录

1. 回头看不等于向后看 刚 建(1)
2. 论优越感 邵燕祥(3)
3. 且慢成佛 刘 征(6)
4. “两袖清风”的是与非 吴 昊(8)
5. 小伙子,要警惕啊! 东 耳(10)
6. 论不如意事 罗荣兴(12)
7. 观而不止 公今度(15)
8. 论开玩笑 舒 展(17)
9. “办事”的五种方式 曹宪文(20)
10. 再论开玩笑 舒 展(23)
11. 知难 东 耳(26)
12. 三论开玩笑 舒 展(29)
13. 论“热” 罗荣兴(32)
14. 妄怒招悔 李庚辰(35)
15. 荣誉易得非好事 许锦根(37)

16. 读死书备忘	冯英子(39)
17. “完”则完矣	公今度(42)
18. 错误接力赛	刚建(44)
19. 社会“全息现象”之研究	罗荣兴(46)
20. 何以“享受”美	燕石(49)
21. “无所谓”先生的“无所谓”	黄家裕(52)
22. 猫的哲学	邵燕祥(54)
23. 亟待更新的“官念”	刚建(56)
24. 说“没脸”	商子雍(59)
25. “上去了就下不来”	陈升均(61)
26. “我是不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丙崽?”	曹亚瑟(63)
27. “近官者官”现象析	苏天生(66)
28. 女人啊! 女人	赵廷鹏(69)
29. 豪华梦	吴方(72)
30. 新闻界的新闻	牧惠(75)
31. 计功而食桃	公今度(78)
32. 车上和车下的心态	文心(81)
33. 片面论	扬迎明(84)
34. 豆腐哲学	吴昊(87)
35. “你在哪里发财?”	张心阳(90)
36. 盛名之下	赵秋立(93)
37. 粤语北上简论	商子雍(96)
38. 三毛这话儿	鄢烈山(98)
39. 说古话之类	公今度(101)
40. 吃相问题	草萌(104)
41. 房子是什么?	蒋国平(106)

42. 别一种“绑票”	荆 棘(108)
43. 与赵匡胤何干	张心阳(111)
44. 智谋从何而来	陆士华(114)
45. 能这样“流芳”下去吗?	冯英子(117)
46. 归于素朴和平淡	米博华(120)
47. 谈“揭锅”	孙立先(123)
48. 海豚式的表演	史占旗(126)
49. 名人的“场”	何 东(129)
50. 吃请的滋味	刚 建(131)
51. 广告·会议·文学	赵廷鹏(134)
52. 名人放个屁	陈鲁民(137)
53. 泼点冷水	陈鲁民(140)
54. “似我者”活?	李 方(142)
55. 口不二价	王得后(145)
56. 导演题外话	苏天生(148)
57. 阿达之死	张韋温(151)
58. 避讳手法的滥用	郭振亚(154)
59. 说“星”	甲 乙(157)
60. “汝纳男爵”式堕落	赵廷鹏(160)
61. 认真不对吗?	党玺澎(163)
62. 尤德与施拉普纳	文时夏(165)
63. 人才如股票	齐鲁人(168)
64. 证明自己	亦 杰(171)
65. 圈子评论	毛 浩(174)
66. 海边乱弹	甲 乙(177)
67. 究竟谁涮谁?	毛 浩(180)

78. 负责	大 荒(183)
69. “抢占制高点”之感	高 云(185)
70. 听说“铁娘子”下海	高 云(187)
71. 大师的择业得失	孙立先(190)
72. “证明”的代价	刘集贤(192)
73. 某点子公司的点子	郭振亚(195)
74. 南郭先生不恶论	孙春平(198)
75. 关于孔乙己的长衫	宋志坚(201)
76. 今天听《改行》	邱凯生(204)
77. 守住灵魂	何 东(206)
78. 支支吾吾	李 方(208)
79. 假如俺是名人	李建永(210)
80. 有奖销售轶闻	葛 宏(212)
81. 人言可	孔剑文(215)
82. 谁向明星讨债	何平平(218)
83. 追星劲旅	宋庆光(220)
84. 为阿炳说句话	冯英子(222)
85. 发脾气的学问	党奎澎(224)
86. 把官话推向市场	李 方(227)
87. 文章难作	刘德水(229)
88. “大度”有害论	陈鲁民(232)
89. “老记”只有炒梦?	高 云(235)
90. 西门庆致阿炳的信	秦 军(238)
91. 读港星轶事有感	刘绍楹(240)
92. 且慢忧患	刘洪波(243)
93. 且说四大流派	顾亦兵(246)

94. 文场·市场·战场 宋庆光(248)
95. 歌坛风波一瞥 孙立先(251)
96. 还是要留个心眼 张聿温(254)
97. 下一辈子做什么 闵良臣(256)
98. 怎样发财 赵发元(258)
99. 荒唐“菜”当“劳” 石柏千(261)
100. 赞扬心态录 王乾荣(264)

回头看不等于向后看

● 刚 建

先前吃顿“涮羊肉”好像过年，现在馋了您就“涮”吧；先前看北京东四的民航大楼，觉得好似摩天大楼一般，现在比比，则成了小弟弟。有同志指出，我是“向后看”，我解释说这是“回头看”，并认为，回头看并不等于“向后看”。

提到“向后看”，张果老倒骑毛驴的故事是脍炙人口的。可他缘何如此呢？在《东游记》里看到一首诗，云：“举世多少人，无如这老汉。不是倒骑驴，万事回头看。”这当然是在为老先生开脱。固然不必万事回头，但适时回顾一下走过的路也是可以而且应该的。张果老的错误在于根本不朝前看。在这点上，外国人倒高明一些。古罗马神话中的雅努斯，就有两副面孔，前面一副注视未来，脑后一副回顾过去。于是古罗马人便崇拜他，认为有它保佑便能逢凶化吉。

历史是应该回顾的。因为历史不只是包袱，也是遗产。回

顾过去并非是古非今，而是坚信未来，鼓励自己前进。比如游泳，游到江心，看到前面还有老大一截，有点懊丧，这时回头一看，噢，已经游了这么远，于是心里有了底，信心百倍而且义无反顾地游向彼岸。爱伦堡说：“不爱未来的人，是不会爱过去的。”我们回想过去，珍惜过去，正因为我们热爱未来。

契柯夫有篇小说《我的一生》，里面就有一段回头看还是向后看的争论。女主人公玛霞沉缅于幻想，以无所谓的态度看待过去。她在给丈夫米沙伊尔的信中说：“大卫王有一个戒指，上面刻着‘一切都会过去’。人难过的时候，看着这几个字就会高兴起来；人高兴的时候，看了它们又会难过起来。”然而米沙伊尔却这样看：“如果我给自己定做一个戒指，我就会刻上这样一句话：‘任何事情都不会过去’，我相信任何事情都不会不留痕迹就过去。”正因为如此，他经常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并且从中汲取经验和勇气。

是啊，人有记忆，可以回想过去。这并不完全是“忆苦思甜”，也不是发发“天气没有现在这般热，豆子没有现在这般硬”之类“九斤老太”式的牢骚，更不是沉溺在过去的日子中而裹足不前或者伤感备至。人们总爱说“瞻前顾后”、“继往开来”，回头看，只是为了向前走。人对未来，有时觉得难以把握，不知是否会“形势大好”。其实，一切预言，都藏在往事与今日的对比之中。只不过，有些人还没有学会在对历史的回顾中展望未来罢了。

(1986年2月6日)

论优越感

●邵燕祥

常得老师表扬的小学生，由于功课比较好，或者再加上能听老师的话，往往成了“依靠对象”，当上小干部，有时候自觉不自觉地会滋长一种优越感——也就是“出人头地”的自我感觉，对理应平等相待的同学显得不那么平等了。我就听一个小学生口口声声说他们班上的“差生”长“差生”短，很有点居高临下的样子。

尽管这也曲折地反映着某些社会相，但社会上年深月久残留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可就复杂得多，远远不是建立在主要是成绩单的基础上了。

从古以来有各式各样的优越感——就是意识到自己的优越地位而形诸颜色、见诸言行的表现：

金钱能给人以优越感，“财大气粗”，“有钱能使鬼推磨”嘛。

权力能给人以优越感，“官大一级压死人”，“官升脾气长”嘛。

钱可继承，权能世袭，于是又有门第的优越感。“昔有霍家奴，姓冯名子都。依仗将军势，调笑酒家胡。”家奴如此，主子和金枝玉叶就可想而知了。

所有这些，足以骄人。然而金钱、权力、门第本来不是百年千秋一成不变的，要想巩固既得利益和优势地位，一些人就会在优越感所转化的自发力量的鬼使神差之下，去夺取更多的金钱、更大的权力，以图更加光大显赫的门楣，扩大为所欲为的空间，为此而像马克思所揭示的：“敢犯任何罪行，甚至甘冒绞首的危险。”

不过，这种以金钱、权力、门第为后盾的优越感，臀部烙印着剥削阶级和宗法社会的戳记，它在封建的以至资本主义的制度下是合法的，跟我们社会主义制度则不相容。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都要通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通过民主的发扬和法制的完备，去缩小直到消除旧时代残留的那金钱、权力、门第的优越感毒化社会风气和政治生活的影响。

我们当前正致力于改革，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为显示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斗争。我们因我们的理想、信念和我们事业的前景而感到自豪。

自豪感，而不是什么优越感，这是我们的精神支柱之一。所谓优越感，总是同某种盲目性相联系，所以我们是把它当作贬义词使用的。

各民族各有自己的短长，应该平等相处，民族间不应该有优越感。从封建统治集团到资本帝国主义煽动民族优越感，至希特勒而穷凶极恶，给人类制造了巨大的灾难。但压迫别的民

族的民族也是不自由的，历史的教训昭然。

居于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还宣扬神话般的阶级（包括贵族种姓）优越感，在旧社会这也成为统治的思想。时代不同了，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唯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然则无产阶级应该有优越于其他阶级之感吗？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解放全人类，然后才能获得自己的最后解放，从阶级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别成员的狭隘观念出发，它不会背上什么优越感的包袱使自己陷于盲目，并脱离自己的同盟军的。因此那种所谓“红五类”的区分以至“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口号等等，归根结蒂还是由封建门阀制度一脉相承地重门第、讲出身、托祖宗余荫、靠裙带关系的老货色及其变种，同无产阶级思想，无产阶级政治毫不相干。

既有雄才又富野心的拿破仑，过阿尔卑斯山而自命“我比阿尔卑斯山更高”，他所迷信的是自己已有的权力和企图谋取的更大的权力，他的优越感可谓登峰造极了，但这也就是他走向失败的开始。

回到开头的题目，为了新一代的健康成长，避免将来从中国出现因野心和妄为而最后跌到肮脏去处的人物，还是从小就不要助长包括“优越感”在内的低级趣味吧，这是从消极方面立论；从积极方面说，就要从小培养坚持理想、坚持道德的高尚情操和意志力量，从而使他们能够鄙视并抵制金钱、权力和门第拜物教的香烟中所氤氲的种种迷信和低级趣味。

（1986年2月21日）

且慢成佛

●刘 征

佛像，如今多数人是只当成艺术品欣赏了。

说来失敬得很，佛像这种雕塑艺术很不合我的口味。大大小小的佛像也不知见了多少，总觉得那些老爷们虽然全身丈二，头顶佛光，庄严得无以复加，却是毫无人气。五百罗汉似乎人气多一些，可又一个个腆着大肚子，像患高血压症。你说可怎么好？可爱的塑像也有，大多不是佛，太原晋祠圣母殿的侍女群像，就是一例。

但是，有一次，我对佛（不是佛像）真的敬佩得五体投地了，那是在九华山。

那年是在夏季上九华山的。这山给我留下的印象，除了贯穿街心的淙淙流水，以及泉水旁边的古银杏和太白井之外，就是这一处那一处的寺庙。在白云弥漫的绿色的山峰和岩壑之间，伽蓝相望，梵呗相闻，还时时可以听到来自云际的钟声。我

那小小的寓舍也如同寺庙一样，埋在茫茫的云雾之中，呼吸的，饮啜的，穿著的，枕藉的都是云，有时推开窗子，云就象棉团一样滚进卧室，真如同登上神仙世界，咳嗽一声似乎会把诸神惊醒的。

离我的寓舍不远有一处宏大的寺庙，记得进入庙门的石阶就有几百级。那寺里供奉的是地藏菩萨。听介绍说，最初是一位朝鲜的王子前来修行，后来修成了地藏菩萨。这位掌管地狱的尊神与众不同，释迦要晋封他为佛（佛界的最高称号），他没有接受，并且说了一句话：“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菩提”的意思就是“佛道”。这句话，而今当作楹联刻在大殿的柱子上，斗大的字，金光灿然。我仰望着那字，低回留连者久之。

佛家是提倡舍身饲虎的。舍身固然可贵，舍身以济恶，未必怎么妥当。但是，地藏菩萨的这种为着普度众生而甘弃自身荣利的先忧后乐的精神是真正可贵的。买椟还珠，通常认为是对愚人的讽刺。我倒以为，如果那个盛珠的匣子真是稀世之宝，而那珠却一无足取，那么，只要匣子，抛弃珠子，是极聪明的办法。我们不信奉“菩提”。我们相信，社会主义是强国富民的真理，却非常需要大大提倡这种先忧后乐的精神。

改几个字，写成：“四化实现，方证主义；天下有忧，誓不先乐。”这十六个字，还不足以洞见那些先天下之乐而乐，甚至凭借权势攫取私利、胡作非为之人的恶浊灵魂吗？把它分写成对联，挂在墙上，随时揣摩揣摩，对于许多同志都会是有益的。如有兴趣，不妨一试。在下爱好书法，如不嫌您的雪白墙壁上爬满墨猪，那对联，我可以代笔。

（1986年3月7日）

“两袖清风”的是与非

● 吴 昊

我的一位老同学，去年初由技术员擢升为厂长。上任伊始，他曾慷慨激昂地发誓，要“一颗红心、两袖清风”，干一番事业。前不久他悄悄告诉我，现在是“一颗红心犹未改，两袖清风少一袖。”问他那“一袖”哪去了？他说：“被不正之风‘吃’了。”

他说的两袖清风是：一、自己要清白做人，不贪，不占，不以权谋私；二、要清白治厂，不拉关系、走后门，不请客送礼，不拿公家的东西送人情。前一条他确实做到了，一家四口，如今还住在一间十三平米的房子里。奖金一分没有多拿，外快半点没捞。但后一条，开始他硬着头皮顶了几次，失败了。不送礼、不请客、不拉关系、不走后门，就处处有人设卡为难。为工厂计，为全厂工人生活计，为完成国家交给的任务计，他屈服了。在一次全厂职工大会上，他说：“本人自认无能，两袖清风做不到，一袖清风心不甘，哪位高明，本人愿意让位。”想不到，工人

竟对他报以热烈的掌声，表示对他完全信任和支持。

对这位厂长的“两袖清风少一袖”，该怎么看呢？为什么少了“一袖”，他还会得到工人的支持呢？值得深思。常说，群众的眼光是亮的，“一袖清风”的厂长所以得到工人的支持和谅解，是因为当前有某些工厂、企业的领导人，连“一袖清风”也没有。他们不仅用工厂企业的名誉对外拉关系、走后门、请客送礼，而且在工厂内部大搞不正之风，多吃、多占、多拿、多住。相比之下，“一袖清风”的厂长也属难得。

在社会风气没有根本好转的情况下，在不拉关系就办不成事情的那些地方，若要所有厂长“两袖清风”，没有全党、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是不行的。光是指责，讲大道理，也不能给“一袖清风”的厂长们帮多少忙！依本人愚见，在加强理想、纪律教育的今天，大家都应回到现实中来，寻找一个共同的起点，想点切实可行的办法，少说空话，多办实事，把理想教育和解决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否则，理想离实际越来越远，“一袖清风”的厂长的日子，还是不好过。

（1986年3月22日）

小伙子，要警惕啊！

● 东 耳

街头的个体书摊上，仍旧是武侠的世界。尽管听说滥印武侠小说的风已经刹住，却仍不断有新印出来的上市，好几种是边远省份出的。或许是那里得风气之后？或许是“天高皇帝远”，奈何它不得？好在这些书的新鲜劲儿已经过去，问津者寥寥，不久大约会自然萧条下去的罢。

夹在武侠小说中间，在书摊上颇为走红的是另一种书，书名赫然，叫《姑娘，要警惕啊！》。据编者说，每一篇都是写“一个姑娘由于这样那样原因而失身的事”，而目的则是为了“寓道德、法制宣传于形象化之中”，从而“加强共产主义道德和社会主义法制教育”，这题目当然是十分正大而堂皇的。

然而细看内容，不禁产生了怀疑。确实，全书三十余篇，几乎每篇都写了一个姑娘失身。岂但如此，几乎每篇还都不厌其详地写了那姑娘如何被人引诱而失身。这样集中地把各种各

样诱骗姑娘的手段展览出来，加以渲染，实在很难同所谓“加强共产主义道德和社会主义法制教育”的目的对得上号。或曰：不是每篇都有一些劝诫的话语吗？诚然，那是有的。但比之大段诱骗手段的描绘，那几句劝世之言又算得了什么呢？

中国的汉代，曾经繁兴过一种文体，叫做“赋”。赋者，铺也。铺采摘文，体物写志，据说也是寓有讽谏的。但那一点点讽谏，早被对淫乐侈靡的放肆描绘淹没了。司马相如的《大人赋》，据说是要讽刺汉武帝之好神仙的。结果汉武帝一看，非但没收到讽谏之效，反而更加飘飘欲仙了。说它“于辞则易为藻饰，于义则虚而无征”，是一点也不错的。在这一点上，《姑娘，要警惕啊！》便很近于这类赋。我担心这样的书，不但不能收教育之效，反倒会成为一些不逞之徒模仿效尤的教材。

大概是去年十月里吧，国家出版局曾发过一个关于严格控制描写犯罪内容的文学作品出版的通知。不料就在这通知下达之后，这本书便印行出版，进入了书籍市场，而且一印就是二十万册，出版者又是应该得风气之先的首都一家报社的出版社。这事情本身就带有某些讽刺意味。希望不要因为这本书的出版，开一个恶劣的先例，又引起这类书籍的泛滥。

对于出版物的管理，我们实在应当有一些具体的法令与法规。提高出版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加强思想教育，无疑都是重要的。然而，法还是不能缺少的。法令，比国家出版局的通知应当有更大的效力。但在无法一下禁绝这类书籍出版与销售的情况下，看来，只好向男性读者，特别是男性青年读者进言：小伙子，要警惕啊！

（1986年4月4日）